



百家笔会

苏家的「男神」

王晋川

提起苏家的家风家教,四川眉山人都会翘起大拇指。眉山在宋代不过一“边僻小城”,却出了“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位大家,原因为何?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唐朝宰相苏味道贬眉州之后,留一子居眉州开枝散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苏门家风传承。这其中祖孙三代的“男神”,更是其迹可数,功不可没。

快乐自信的苏序

苏序秉承其父苏杲“耕读传家、厚人薄己”的家风,在其子苏涣、苏洵的教

如果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父亲则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天下最好的父子关系,应当亲如朋友,情如师长。正如三苏祠殿前的那块横匾:“是父是子”。



育上煞费苦心。有道士为苏序选定两个地穴,一主富贵一主诗书。苏序曰:“吾愿子孙读书,不愿富。”

他一生写诗1200多首,多为打油诗,没一首留下来,但却乐此不疲。

王小波、李顺的农民军攻打眉山山城,他亲率七八十个精壮劳力守夜巡城。他经常骑着毛驴去乡下处理春种秋收的家务,休憩时便掏出酒壶、牛肉,招呼路人一块分享。每到秋收,他用白米换黄谷,蓄于仓廩,多达四千多石。别人讥笑他屯谷想卖高价,他却笑而不答。有一年眉山大火,他把积谷取出,开仓赈济灾民,人们这才知道苏序的深谋远虑。城里有茅公庙,供奉茅公神,有人乘机大肆积攒钱财。苏序带着乡民,砸了茅公庙。苏涣考中进士,苏序出迎于剑阁,见路边有茅公庙,苏序骂道:“怎又跑到此处害民!”欲砸。道士劝道:“吾不愁尔儿不学。”后来苏洵大发愤,成为一代文章宗师、布衣大儒,果真应了那句话:“知子莫如父。”父亲,应当是孩子少小时的玩伴,学习时的良师益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大器晚成的苏洵

《三字经》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其实苏洵早年跟着二哥苏涣学习,二十五岁前就参加过二次科考,只不过他的兴趣不在此。他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临风弄襟袖,飘若风中仙。”苏序逝世,苏洵猛醒,与夫人商议:“吾视尚可学也。只是家中生业咋办?”夫人曰:

誉儿有癖的苏轼

苏轼有四个儿子,除小儿子苏遁早夭外,其余三子都各有成就。乌台诗案后苏轼贬黄州,大儿子苏迈陪同。苏迈性格沉稳,“豪迈不及其父,而学问、语言亦胜他人子也。”苏迈曾写诗:“熟睡无风时自落,半醒迎日斗鲜仁。”苏轼大加赞赏,夸他“颇有思致。”苏迈写下“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的诗句,苏轼夸曰“亦可喜也。”初到黄州,苏

海南记事

(组诗)

三色堇

海甸岛

柳树上落满了碎银的亮光 它刚好与远处的海域 生成令人晕眩的轰鸣。沙滩上 挖土机的手臂摇动着黄昏 一阵阵风围拢,使语言的海岸 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力量。此刻海浪 正拍打礁石,我只能远远地 看深陷的脚印被时光的利刃 一片一片削薄 我是否曾经来过,已不再重要 我错过了在老摊口品尝老 爸茶的市井味道 但没有错过与它的再次相遇 和再次分离,最后只留下我 与大海对饮 与这座岛中岛的相互问候

彩虹湾

我在暮晚中遇见了它 这里海水清澈得像是一个梦 光,从仙人掌上倾泻而下 在黑色的火山石中,吐纳着 生命的声息 我从不低估一只鸣鸟 用勒紧的孤独 用巨大的翅膀拍击海风的力量 黄昏从海上升起 它在夕阳的映衬下 比威尼斯的布拉诺岛更加 迷人 在这里,我突然想写两封信 一封寄给彩虹 一封寄给辜负过的江山

渔婆港

微曦中,海风推送着船上的 灯火 海面像是一块闪耀的钢铁 又像是世上的最后一个夜晚 渔婆们的吆喝声,高于海平面 大海被白马井码头的小贼 狂吵闹得更加汹涌 深夜四点的码头,斗笠撞 动,这是渔婆们最兴奋的时刻 我无法估量她们吞嚥过多少 暗夜 饮下多少风寒 棕色的皮肤经历过多少 海风的抽打 她们用扁担,手电筒,木推车 在黎明到来之前迎接最后 一批渔船 迎着远处的汪洋 咸涩的风压低了港口的灯火 带着腥味的喧闹声加重了 渔婆港的重量 三种斗笠的形状在夜色里 晃动 演绎着三种不同的意义 当千帆过尽,当所有的盐渍 褪去 一抹曙色从黑暗中递了过来

时光荏苒

父亲喜欢说故事,尤其是我执拗 倔强的时候,他总会叫住我,说:“别 这样,来,我给你说个故事吧!” 父亲讲过很多故事,关于意志品 质的故事,苏武牧羊,韦编三绝,程门 立雪,卧薪尝胆等。父亲读的书不多, 常常乖谬百出,比如说,他把郭靖死守 襄阳城当作“故事”说给我听,说的时 候,他眼中泪光闪闪。长大后,我嘲笑 过他;现在,我知道那也是好的故事, 凡是触动人心的都是好的故事。 一个冬日的早晨,姨夫两手空空 地来到我家,很是局促,脸涨得通 红。父亲招待他吃饭,自己却去后 屋,装满了两箱萝卜干。当姨夫假 装推脱不下,挑起沉甸甸的萝卜走出 湾村时,我气得坐在地上,捂眼大 哭。那是我和弟弟妹妹从挖到洗,到 切、到晒、到收,辛辛苦苦攒起来的, 我们磨破了手,提心吊胆着积雨云, 和呼啦啦群飞过来的麻雀,还有那些

嘴馋的小孩。 父亲搬张矮凳子,坐在我的面 前,说:“别这样,来,我给你说个故 事吧!”他说有一年,范仲淹让儿子范纯 仁去苏州收租。范纯仁收完租后,押 运了五百斛小麦返程,船停靠丹阳某 条河边时,听到了凄惨的哭声。他忙 下船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石延年 的人经过丹阳时,父母和妻子相继死 亡。石延年身无分文,无法入殓父母 妻子,悲从中来,不由哭了起来。 我弟弟说,把麦子卖了,帮帮 他吧! 父亲看了我一眼,摸摸弟弟的头, 接着说故事。他说,几天之后,范纯仁 回到父亲身边复命。范仲淹问,麦子 收好了?都放仓里了?范纯仁嗫嚅 着,说起了那个石延年。听后,范仲淹 大怒,指着儿子说,你为什么不把麦子 给他?范纯仁忙说给了。范仲淹满意 地点点头,又想起什么,满脸担忧地

生活记事

葫芦馄饨

蔡亚春

葫芦馄饨?没错,的确是用葫 芦作馅包的馄饨! “那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我妈 包的夏至馄饨。”一天,老妈跟我聊 老家的节俭,冒出来的第一句话,眼 里闪着莫名的光。 夏至馄饨冬至团,一年四季报 平安。偏偏那年夏至与秧秧档, 村上的劳力全部倾巢出动,拔秧、 插秧,抢着农时。外婆一个人在家 负责包馄饨,一早就上街买回猪肉 和馄饨皮,回家后忙着做馅拌馅。 她将葫芦削皮、剖开、切成丝、焯 熟,捞出挤干水分,再剁成碎末,猪 肉也切块剁成肉末,加入料酒、生姜 等调料,和葫芦末搅拌均匀。临近 中午时就开始包馄饨,馄饨一圈又 一圈排在竹匾中,如一个个一样大 的元宝。 这时,天色慢慢转阴,乌云涌满 天空,隆隆雷声滚过,不久下起雨 来。插秧时碰巧下雨,秧苗能吃足 水分,成活率高。外公正带着女儿 们趁雨挑着秧,外婆的眼前仿佛 看到那片金灿灿的稻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外婆慢慢 包着,时不时抬头望屋外有没有

人影,听听远处有没有脚步声。 终于,浑身湿透的家人回来了。 外公来不及脱下湿重的蓑衣, 急促地催问:“馄饨包好了吗,赶紧 煮,饿煞哉!” 外婆忙不迭起身烧水。水开, 下馄饨时,发现搬不起馄饨。馄饨 皮粘着竹匾,一拎,皮破,馅漏,洒得 竹匾上都是。原来,葫芦馅馄饨最 好现包现煮,放置时间一久,馅容易 出水,粘在竹匾上。看着一个个好 好的“元宝”成了一团团软塌塌、粘 乎乎疙瘩,外婆又急又气。 扔掉是万万不可以,不能糟蹋 粮食,只能将就着煮熟吃罢了。于是, 下到锅里的馄饨,皮子、馅四散开 来,真是一片混沌。大家都饿坏了, 不管味道怎样,连汤带水,七手八脚 捞起塞肚皮。 外婆自己也内疚了好久,直至 离世也不再包葫芦馅馄饨。如今 每到夏至,母亲都会跟我们聊这段 往事。 “现在什么馅的馄饨都有了,就 是没有葫芦馅那种清香味。”头发 花白的母亲悠悠地讲述着,细细咀 嚼着往昔的岁月。

好的故事

董改正

说,你把麦子给他,他哪里有钱买船, 将亲人灵柩运回故乡?范纯仁躬身 说,父亲,我把船也给他了。 说到这里,父亲看了看我,起身 走了。我的心里翻起了波涛。很多 年后,我读《清波杂志》,事情与父亲 的故事稍有出入,但我觉得父亲改编 得更好。 当我不再迷恋父亲的故事时,对 他故事的批判就开始了。当他还在 翻来覆去看《南征北战》等老电影时, 我在看《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等 大片。父亲的故事太老了,讲述的手 段太老旧了,画质、配音都那么低端, 特效更是没有,真不明白他为什么看 得那么投入。我们渐行渐远,各自迷 恋各自的故事。 今年,父亲忽然叫住我,让我带 他看《流浪地球2》。我已经看过了, 并没有《流浪地球1》那么满意。父亲 盯着银幕,泪水从父亲的眼里无声流

出,微弱的荧光中,父亲的脸上流着 一条隐忍的河流。我突然被一股热 流所击中,我意识到,父亲没变,是我 变了。我批判故事中的漏洞,批判电 影语言的不完美,而父亲依然是故事 忠诚的听众。灯光亮起来时,父亲对 我的故事投入,也可以这样讲故事了, 讲给外国人听了。那一刹那,我心中大 震,原来父亲知道“中国故事”。 是的,很多年前,我们是这样给 世界说中国故事的:张骞出使西域, 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 现在我们是这样说中国故事的:援非 医疗,援非基建,人道主义救助,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飞天,中国式现代 化,尊重别人,以和为贵……中国 的好故事有很多,中国现在所做的,又 将成为中国好故事。 我坐在父亲面前,对他说:“爸, 我给你说说今天的中国故事吧!”父 亲笑了,他郑重地点点头。

乡村韵味

乡村夏夜

卢海娟

我住的小村庄,即便夏日,那酷 热也只在正午。再热的时候也会有 丝丝缕缕的风,找一棵遮荫的大树, 就可以乘凉。而且早晚温差大,太 阳落山后,热气基本慢慢消散。 各家门前的大杨树下,都钉了 简易的木板凳。夏夜,晚饭后, 左邻右舍陆续出了院子聚在一处。 最先出来的是男人,他们或是坐着, 或是蹲着,都夹着烟卷。乡下人思 想观念守旧,还信奉着老规矩“饭后 一袋烟,赛过活神仙”。他们一边抽 烟,一边围在一处大着嗓门谈天说 地,讲古论今,至于谁说的是正史, 通常看谁嗓门大。知事实真相的 一股都三缄其口,顶多在大家说得 热闹时咧咧嘴一笑。 男人们开始是穿着背心的,等 到夜渐渐深了,反倒脱了背心,原来 是蚊子太多,要扯着背心赶蚊子。 背心攥在手里,从左臂向后背抡一 下,再从右臂向后背抡一下,交替抡 下去,功能相当于动物的尾巴,密 麻麻的蚊子便无法落脚。还有人 “啪”地一掌拍到脸颊处、肩膀上,拍 过之后凑到灯光前眯眼看,倘若看 到一手的蚊子血,便得意地“哼”上

一声,话题转到蚊子身上。 女人们拾掇好碗筷,也出来乘 凉了,她们也有固定的“据点”。小 孩子通常是跟着妈妈出来的,他们 会在妈妈的附近玩耍。 女人们大声说话时,肯定聊的 是闲话。倘若放低了声音了,那话题 就严肃了。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 蟆六只眼,女人们说话的声音时高 时低,有时甚至要咬耳朵,一不小心 就扯出谁的闲话来。 小孩子被蚊子叮了几口,带着哭 腔来找妈妈挠挠,母亲一边大声斥 责,一边扯着孩子回到自己的院子, 同时点燃一根蒿草绳。顷刻间,呛人 的浓烟从几个院落升起,弥漫了小小 的村庄,蚊子被熏得躲起来。 地蜘蛛不怕熏,它们执着地向 灯光处飞奔。男人的话题转移到地 蜘蛛上来,说这东西油炸了酒,是 天下难得的美味。没吃过的听这一 说,仄起耳朵来,打探具体做法。吃 过的倾囊相授,于是大家都不甘落 后,纷纷挤进抓地蜘蛛的小孩子的 队伍。一个晚上,每个人都能抓到 几十只地蜘蛛。 八点左右,女人们张罗着回家

一滴雨

唐雨南

初夏的雨季,善 解人意,来得恰如其 分。 它们的渴盼,登 陆于五指山的热带雨 林之巅。 雨的体温,凉热 均匀。正好滴落在鸟 鸣与溪流的同时共唱 之中。 在五指山腹地, 一滴雨的气象,被称 为天然负氧离子。 它们始终保持着 自然、干净、朴素的 审美意识,不事张扬 且带着绿的通透。 这些,都是雨的善 良和恩赐,拯救了雨 林的态度,温润而又 肥美,使我真正体悟 到了一滴雨的力量, 之所以如此浩瀚博大。 而在这茫茫密林 中间,一滴雨落下的 过程,于我而言,也是 我的族群,以及我的 生命得以重生的历程。 它们自从踏足这 片神圣的秘境,就寄 于一滴雨的重量。它 们教我学会聆听,学 会聆听雨,随时听从 雨的召唤,唱出黎人 如雨润泽的山谣。 每每想到这些雨 落的声响,我就会发 自内心地流出雨的 泪水和思想。 因为,我也深知, 一滴雨的容量有多 大。

去看连续剧,村巷冷清了许多。九 点,天气凉爽起来,男人们也纷纷起 身,各自回家了。 蛙鼓虫鸣依然,蛾和地蜘蛛也 依然在执着地撞着窗户。黑幕里的 乡村,那些亮着昏黄灯光的窗口,不 时有人影在窗子里像皮影戏那样动 来动去,突然,“轰”地一下,一道窗 帘隔断屋子的风情。然后,灯熄了, 只有一点点幽暗的光透出来,忽明忽 暗,是电视屏幕。 渐渐的,连这一块幽暗的光亮也 熄了。夜深了,黑丝绒的幕布把一切 都细心地裹紧,只露出时断时续的风 声虫声,和夜枭打盹的呻吟声……